

梅史考略

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 发源于我国北方陕西、河南等地的梅,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果树,在我国西部地区迄今仍有大量的野生种分布。根据考古资料和相关的文献记载,这种植物在我国有3000年以上的栽培历史,不但果实被利用,梅花也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我国古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梅 起源 栽培史 宋代

中图分类号 N092:Q94-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24(2013)01-0064-08

1 梅的栽培起源考

梅(*Armeniaca mume*)属蔷薇科杏属植物,是我国非常古老的一种果树。梅子味道特别酸,很早就被我国古人用作调味。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为梅“释名”说:“梅古文作‘呆’,象子在木上之形。梅乃杏类,故反杏作‘呆’。……或云梅者媒也,媒合众味”。^[1]形象地反映出古人对梅的命名基于象形、功能,而且认为与杏形态相似,同为一类的一般认识。

梅与杏的果实在形态上非常相似,杏和梅这两种果树的驯化栽培可能存在先后的启发关系,不过孰先孰后已因年代久远很难稽考。就今天的情形而言,梅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各省,黄河流域只有河南南部有少量栽培。杏的情况正好相反,主要产区在黄河流域。有意思的是虽然它们分布地域有很大的差异,但亲缘关系却很近,极易杂交。

我国古人对梅的驯化栽培很早,从考古资料看,梅的果核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遗址曾经出土过^[2]。另外,江苏新石器遗址也出土过8个类似梅核的果核^[3],河南驻马店杨庄也出土过约相当于夏代(距今5000~3700年)的梅核遗存^[4],商代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四川和湖北江陵的战国时期的遗址都曾出土过梅核或梅子^[5]。还有人根据考古资料推测:“早在5000年前当地(江苏)和附近地区就有这类果品并加工利用”^[6]。另一方面,这种果树在我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也出现得很早,《夏小正》中提到五月“煮梅”^[7]。大概指的是将梅制作成“黄梅”当调味品。明确提到梅是调味品的文献是《尚书·说命下》,书

收稿日期:2012-11-08; 修回日期:2013-01-23

作者简介:罗桂环,1956年生,福建连城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资助项目。

中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8]。《诗经》中也多处提到梅，说明这种果树很早就受到人们的重视。结合考古资料和上述文献记载的情形来看，梅在我国至少有 3000 多年的栽培史。

虽然梅如今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但相关的史籍记载表明，唐以前的情形并非如此。尤其是《诗经》中多有梅的记载。在《诗经·召南》中有：“摽有梅，其实七兮”，“顷筐暨之”。这类的诗句表明梅是一种为召南（今陕西岐山西南）地区人们所熟悉的果树。《诗经·陈风》（产生于今河南淮阳一带）中也有“墓门有梅”，《曹风》（产生于今山东定陶县一带）中也有“鸛鸣有桑，其子在梅”。这些史实说明西周至春秋时期，梅在当时黄河流域的陕西、山东都有栽培。另外，《管子·地员篇》中有：“五沃之土……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9]。夏纬瑛认为“地员篇”所论的地域在今黄河下游，成文时代为战国。这也说明，梅是先秦时期黄河下游河南等地栽培的果树。因为《诗经》中有梅的记载，却没有杏的记录，曾有人怀疑《诗经》中记载的梅实际上是杏^[10]。仅从现代分布来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考虑古今气候的变迁，轻易以今套古可能是不合适的。辛树帜认为是古代黄河流域人民喜欢梅之酸味可用作调味，故由南方引入驯化^[10]。这种见解有一定的道理。

众所周知，《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地理学文献，《山海经·中山经》中记载“灵山……其木多桃、李、梅、杏。”辛树帜推测《中山经》的作者“必生长于所在地之人”，“必接近楚国之人或竟是楚人所作”^[10]。结合魏晋时期成书的《名医别录》记有梅“生汉中”^[11]这种推测似乎不无道理。汉中毗邻楚国地界，属长江支流的汉水流域，很可能陕西和河南的梅就是从湖北西北部这一三省交汇地区引入栽培驯化的。

进入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南方开发的加深，有关梅在南方的记述逐渐多起来。汉代刘向《说苑》记载，战国时期，越国的使者曾经向梁王送过一枝梅^[12]。考古发现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收藏有梅实^[13]。熟悉北方物产的吴国学者陆机（字元恪）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指出，“梅，杏类也，树及叶皆如杏而黑耳。实赤似杏而酸”^[14]。这些史料说明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民非常熟悉的果树。稍后，晋代左思的《蜀都赋》有“梅李罗生”^[15]的记述；同一时期郭义恭的《广志》也记载：“蜀名梅为蓀，大如雁子。”^[16]说明西南四川是梅的重要产地。

当时梅在南方广为分布的一个间接证据是它的生长节律与气候关系为人普遍关注。东汉应劭的《风俗通》记载：“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又有霖霖号为梅雨。”（[17]，4299 页）西晋周处（236 ~ 297）的《风土记》记载：“夏至之雨名曰黄梅雨”（[17]，4300 页）。南朝梁元帝《纂要》更是直接指出：“梅熟而雨曰梅雨”^[18]。

至迟在唐代，人们已经注意到梅主要分布在南方，杏主要分布在北方。孟瑄《岭南异物志》记载：“南方梅繁如北杏，十二月开”^[18]。就是很好的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从宋代开始，华北已被认为无梅，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南方的植物。故苏东坡（1037 ~ 1101）“题梅圣俞诗后”有：“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因为北方少见梅花，当时的著名诗人王安石（1021 ~ 1086）甚至嘲笑北方人不认识梅花，常把梅花误作杏花。他的“红梅”诗写下：“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的诗句。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学生陆佃（1042 ~ 1102）在《埤雅》中注意到北方没有梅，进而发挥想象力认为“梅至

北方多变而成杏”^[19]。陆佃认为梅到北方就变成杏大概是基于它们的外形非常相似,因而提出“互变”之说。类似的例子在古代似乎并不少见,诸如说橘过了淮河就变成枳、芜菁到了南方就变成菘等等。苏东坡也曾慨叹关中无梅,在其《杏花》诗里有:“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

对于梅在北方的退出,竺可桢的解释是气候“温寒不同”所造成^[20]。换言之,气候变寒冷造成这种情形。我国11世纪的气候比以前冷,12世纪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梅逐渐退到淮河、秦岭一线以南地区。宋人注意到北方无梅的同时,发现它在长江流域分布却很广。苏颂《图经本草》指出梅“襄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21]就是说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四川、两湖、江苏、安徽和岭南等地区都有。

根据明代王世懋《学圃杂疏》记载,梅在江浙和福建都有良种分布;从《古今图书集成》收集的方志史料来看,清代梅的产地包括安徽、江苏、浙江、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山东、河北、河南部分地区也有分布。^[22]

梅的野生种在我国仍有很多的分布。曾在我国中西部长期采集植物的英国园艺学家威尔逊(E. H. Wilson)指出,梅的野生种在我国的湖北西部和四川山区仍有广泛的分布^[23]。日本植物学家北村四郎也指出,梅在四川和湖北都有野生种分布。日本的大分县和宫崎县也有自生的梅,著名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博士认为它们是由栽培种逸生而成。^[24]我国园艺学家陈俊愉认为:“西南山区,尤其是滇、川二省,乃是我国野梅的分布中心,并延伸至鄂西一带。”而鄂西正是处在汉水流域的地域。陈还指出“至于野梅分布的次中心,则系鄂南、赣北、皖南至浙西的带状地区。”^[25]现在的调查表明我国有17个省区有野生梅的分布^[26]。它有7个变种和一个变形。从上述史料和野生种的分布情况来看,梅的最早驯化地应于我国毗邻长江中游鄂西的陕西和河南地区。在气候比较温暖的历史时期,那些地方可能从鄂西和汉水流域引入野生果树进行驯化,也可能当地本身就有野生梅树的分布。

梅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尔雅》中就有其记载。《尔雅·释木》中记载:“梅,枏”。晋代著名博物学家、由北方避乱移居江南的郭璞注释说:“梅:似杏,实酢。”^[27]他与上述把梅归于“杏类”的陆机一样,注意梅的形态与杏很相似。

梅和杏形态相似,容易引起混淆。南北朝时期,《齐民要术》的作者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红;梅实小而酸,核有细纹,杏实大而甜,核无文采。白梅任调食及蚕,杏则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为一物,失之远矣。”^[16]、

我国对梅的育种至迟在汉代就已开始。《西京杂记》记载了汉代长安上林苑栽培了朱梅、紫蒂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7个品种^[28]。可能受外形非常相似的启发,古人很早就用梅和杏嫁接,以改良梅的品质。五代时期的道士谭峭《化书》记载:“梅接杏而本强”^[29],就反映了这一点。后来《梅谱》记载的“杏梅”可能就是梅、杏种间嫁接后产生的品种,据说其“味似杏”^[30]。

宋代范成大的《梅谱》是我国最早记载梅的专著,书中记载了10个品种。刘学箕的《方是闲居士小稿》说梅的种类有“凡数十品”^[31],说明当时的育种已经颇有成就。明清时期,梅花的品种进一步增多,见于明晚期的《群芳谱》和清初《花镜》记述的就有20余个品种,包括照水梅、品字梅、丽枝梅、九英梅、台阁梅、鸳鸯梅和红梅。由于各地百姓的持续

育种,我国梅的品种不断增多。根据 20 世纪末的调查,我国的梅已有 189 个品种^[26]。

2 我国古人对梅实的利用

我国古人认识梅,是从它有强烈的酸味这一性质开始的。梅未成熟的果实多含有枸橼酸和林檎酸,味道很酸,古人用它制作调味品的“白梅”(晒干收藏在容器中的成品),用途类似今天的醋,用于“调鼎和羹”^[16]。它也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中典型的一种酸果。《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记有“望梅止渴”典故。据说三国时期,曹操率军迷路,兵卒口渴难忍。曹操于是传令下去,说前面有大梅林,梅子很多,味道又甜酸,适于解渴。结果军士听说后,马上口水直流,由此解渴,后来终于坚持到有水源的地方。由于这个故事,吴人又将梅子叫作“曹公”^[32]。这个故事说明,古人很早就形成梅实是酸果的普遍认同,故而成为酸味的表征物^①。《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梅:“煮而曝干为腊,置羹、臠、醢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14]。

梅在古代的用途远不止调味。至迟在汉代的时候,古人将其制成果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陶罐里面装有梅干。同时出土的简牍上有“梅”、“脯梅”、“元梅”等名称。大约也是上述的“蜜藏而食”一类。《吴历》也记有:吴主孙亮(243~260)“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33]。《神农本草经》中把梅当作一中除热解烦的药物,大约也是因为梅酸有“生津”滋润的作用。而陆机所说的香口作用,表明人们很早就将它用来消除口中异味。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明确指出药用的成品叫乌梅(经过烟的熏制),同时记载了白梅的药用价值。《齐民要术·种梅杏第三十六》中记载了“白梅”和“乌梅”的制法。因为它有使口水分泌增多的作用,所以中医常将其用作治疗嗓子干、哑的药物。据《新修本草》记载,唐代的医生还用“白梅”和药消除痣及“恶肉”^[34]。可以看出这是古代用途广泛的一种药物。

大约在南北朝期间,人们就用乌梅制作饮料。崔浩的《食经》记载有乌梅饮。唐代杜宝的《大业拾遗记》记载隋唐时“乌梅为玄饮”的说法。现今人们制作“乌梅汤”,大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制品。

到了宋代,由于人们喜欢梅花,当时的人们还开发出不少梅花食品。宋代林洪《山家清供》记载的有梅花汤饼、蜜渍梅花、梅粥、梅花齑(不寒齑)等等。元代贾铭《饮食须知》则指出梅酸伤齿,食用梅实要注意。明代《居家必备》也记载:“梅酱、冰梅、糖梅、蒜梅、青梅汤、黄梅汤、凤池汤、梅苏汤、暗香汤。”等等。

除制品和制作饮料之外,随着后来育种的深入,在明代似乎也出现一些不错的多汁生食品种。王世懋《学圃杂疏·果疏》记载:“梅种殊多。既花之后,青而如豆。可食者曰消梅、绿萼梅。消梅最佳,以其入口即消也。熟而可食者曰鹤顶梅、且霜梅、梅酱梅,供一岁之咀嚼,园林中不可少”^[35]。

梅性喜温暖潮湿,对土壤的适应性极强,在我国南方分布很广。如今因为外来花卉繁多,人们对梅花的热情虽然有所减弱,不过,对梅的果实又产生新的喜好。以往我国江南

① 杨梅得名可能与梅同具酸味有关,《临海异物志》记载杨梅:“熟时似梅,其味甜酸”。

的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栽培梅最多。从20世纪末开始,以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台湾栽培最多,占我国总产量的84.1%。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历史上,广东和江西交界的大庾岭以盛产梅花著名,也因此被称作梅岭。梅岭以南,称为岭南。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梅的主产区又由江南移至岭南。这些地区梅的栽培品种繁杂,有的果实很小,极少供生吃,主要供制作女士休闲时食用的陈皮梅、糖梅、话梅和盐梅等。从中可以看出,梅的开发又出现新的途径,果品工艺又在推陈出新,对梅的利用不断地“与时俱进”。1995年,我国的梅果及其加工产品总产量约为13万吨。^[26]

除食用和药用外,梅还是古代染色的重要辅助用料,明代的《天工开物·彰施》等有这方面的记载。据《闽产录异·货属》记载,染绛色时,用乌梅水可以使颜色更加鲜艳。

梅大约在唐宋时期传入日本。最早传入地点在九州,后来逐渐在全国普及,梅干也成为日本受欢迎的一种果制品。^[36]梅在国外以日本栽培比较多,1998年产量达到近12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梅果及其加工产品的消费国^[37]①。

3 古人对梅的观赏栽培及其影响

和桃、李、梨、杏等我国古老的蔷薇科的果树一样,梅的花也很芬芳美丽,古人除利用它的果实外,还逐渐培育出专门供观赏的花梅品种。如果说它的果实丰富了国人的物质生活,那么,它的花丛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精神生活。上述《西京杂记》记载汉代上林苑栽培的“侯梅、同心梅、紫蒂梅和丽枝梅”,很可能就是观赏为主的花梅,表明它很早就被当作园林中的花木栽培。

南北时期,随着中原士族的南迁,梅作为江南一种常见的方物迅速大量见于文人学士的笔下。从中可以看出它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观赏植物。陶渊明(352~427)的“腊月”诗中有“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他们不仅在园林栽培梅花,而且开始关注梅花的耐寒特征,并加以赞美。何逊(?~518)在其《咏早梅》诗中写道:“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这里的“却月观、凌风台”可能都是园林设施。鲍照(414~466)“梅花落”也有“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称道。梁简文帝(503~551)“梅花赋”更是称颂:“梅花特早,偏能识春;或承阳而发金,乍杂雪而被银。漂半落而飞空,香随风而远度。……于是重闺佳丽,儿婉心闲。怜早花之惊节,讶春光之遗寒。顾影丹墀,弄此娇姿。”作为其伴读的庾信(513~581)的“吟画屏风诗”更是坚信“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欣赏“水影摇藜竹,林香动落梅”。这些诗赋已开启后人赏梅幽雅芳洁之先声。

到了唐代,人们对梅的欣赏更进一步。唐末有人誉之为“冰姿玉骨,世外佳人”^[38]②。曾在浙江为官,后避乱居闽的晚唐诗人崔道融(875年前后)在“梅花”诗中开始赞美梅花卓尔不群、傲寒斗雪、孤芳幽雅的品质。其《梅花》诗有:“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很显然,诗人的感时伤世,以梅寄象征自己推崇的不随波逐流,高

① 我国虽然产量大于日本,但有不少出口到日本。

② (唐)冯贽《云仙杂记》作“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0页)。

洁自持的崇高气节,为宋代文人学者赏梅审美给出了风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人对梅花的观赏利用也可谓登峰造极。梅花开始颇有点唐代宋璟《梅花赋》中所谓“相彼百花,孰敢争先”之意味。

众所周知,整个宋代都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民族对精神支柱的渴求,导致梅花这种“众芳摇落独暄妍”的坚贞花卉赢得普遍的推崇,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像梅花一样坚强,傲霜斗雪。文人也用它来标榜自己不向奸邪低头,孤芳自赏的情怀^①。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其《梅谱》中这样写道:“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39]。他的这番议论并非空穴来风,的确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梅花的推崇。北宋统治者在营造著名的皇家园林艮岳时,不择手段移植各种奇花异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阑曲槛”。园中有两处大规模植梅的景区,一处“其东则高峰峙立,其下植梅以万数,绿萼承趺,芬芳香郁,……,号绿萼华堂”,大概栽培的是绿萼梅;另一处是“植梅万本”的“梅岭”。实际效果是否如上述那样“生成养长”,不得而知。因为统治者为建设该园糜费无度,“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为此大兴“花石纲”,“所费动以亿万记”^[40],动辄“凿河、断桥、毁堰、拆闸”^[41],导致天怨人怒,北宋王朝迅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但统治者对梅花的推重却不容置疑。

除上面提到的皇家园林艮岳大面积栽培梅花外,北宋山林诗人林逋(967~1028)因喜欢梅花,在杭州孤山种植梅花和养鹤度日,人称其“梅妻鹤子”。他的《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虽说是化自前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的联句,却如点石成金,颇为脍炙人口而流传不息。从朝廷统治者到山林隐士一致对梅花的喜爱,不难看出宋人对梅花的情有独钟。林洪的《山家清供》还记载了“汤绽梅”以延迟梅花到夏天开放的方法和“藏梅花法”。宋人是如此青睐梅花,无怪乎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收录各种名花异卉以“谱”群芳时,把梅花放在开篇首位,联想到范成大在《梅谱》中的“开宗明义”,不难想象它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

宋代咏梅的诗词特别的多。宋人黄大舆特意将唐代以至南宋初的咏梅词集成《梅苑》一书,录词400余首。《方是闲居士小稿》说古今描写梅的诗赋不下数千篇,“起于(刘)宋之鲍参军^②,备于我朝之林处士。”^[31]正是人们对这种花卉的喜爱,才导致宋代不断育出新的梅花品种,还导致专门著作的出现,即我们上面提到的范成大《梅谱》。梅花逐渐成为我国历史上文学和美学艺术表现最多的题材之一。

宋人特别欣赏梅花的傲霜斗雪和洁身自好的幽雅。著名的如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梅花绝句”中“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会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崔道融等人的赏梅审美情趣,他所标榜梅花不惧环境严酷,坚毅高洁,凛然自持的精神内涵也得到后人的普遍认同。

①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陆游“耳闻眼见许多人甘心臣事敌国或者攀附权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气节拍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将他的说法作些变换,即宋人由于耳闻眼见国土日蹙,权奸当道,自然而然地将梅花与气节联合起来。

② 即鲍照,后句的林处士即林逋。

梅花在江南非常普遍,“都于腊月前便开”^[35],开花的时候早在冬季,颇为醒目。其傲霜斗雪、坚韧不拔的禀赋一直为人称颂。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称颂它:“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已笑东风。”国人逐渐以之为高风亮节的象征,与松、竹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竹、菊合称“四君子”。

梅花淡雅清秀,时至今日,仍是我国最受欢迎的观赏植物之一。江苏苏州的“香雪海”、南京的“梅园”都是以成片栽培梅花著称的景区。它所包含的精神内涵依然为人们所沿袭。毛泽东在撰写古典诗词时,也时常流露出对梅花的赞颂,如“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梅花欢喜漫天雪”等等,都是非常为人所熟悉的名句。还有一些园林学者力主把它当作我国国花。近代也有不少西方国家引种过我国的梅,受文化和审美传统的影响,这种花的育种远不如月季、菊花、杜鹃、茶花那样受到重视。

综上所述,梅是我国原产的一种古老的果树,至少有 3000 年的栽培史。现在通常被看作是南方的一种果树,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由北方起源和驯化的植物。其原因在于其被驯化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梅的分布比现在往北,又因为它在古代中原人民的调味中发挥重要作用,故而被驯化成为当地相当受欢迎的一种果树。直到唐代,梅在陕西的长安一带栽培仍是很常见的。竺可桢曾经例举相关史料说明当时气候比较温暖,梅花和柑橘都能在陕西西安栽培^[20]。宋代以后梅逐渐变成一种主产于南方的果树,是气候变凉导致的结果。近年来由于生产加工的推动,更是使岭南成为主要产区。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主要分布南方、不能耐北方严寒的果花,却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不惧严寒的象征,其中的文化意蕴颇值得深思。

参 考 文 献

- 1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卷 29.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1736.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1979 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84,(1):44.
- 3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 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1963,(6):317.
- 4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驻马店杨庄: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92.
- 5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J]. 文物,1966,(5):38.
- 6 陆爱华,等. 江苏省果梅栽培历史与种植资源调查及利用[C]//园艺学进展. 第 2 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 169 ~ 173.
- 7 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71.
- 8 书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0.
- 9 夏纬瑛. 管子地员篇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49 ~ 50.
- 10 辛树帜,等. 中国果树史研究[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1.
- 11 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尚志钧辑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97.
- 12 刘向. 说苑[M]. 卷 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696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09.
- 13 游振群.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动植物看汉初汉南的气候[C]//湖南博物馆. 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268 ~ 269.
- 14 陆机.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M]. 罗振玉,辑. 上海:上海聚珍仿字印书局,光绪十二年(1886). 20 叶下.
- 15 左思. 三都赋[M]//萧统. 文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9.
- 16 贾思勰. 齐民要术[M]. 缪启愉,校释.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281,199.

- 17 李昉. 太平御览[M]. 卷 970.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8 徐坚. 初学记[M]. 卷 2.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3.
- 19 陆佃. 埤雅[M]. 卷 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222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168.
- 20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 1972, (1): 15~39.
- 21 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67.
- 22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M]. 第 547 册. 第 206 卷. 上海: 中华书局, 1934~1940. 51 叶.
- 23 Wilson E H. *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M]. vol. II.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13. 26~27.
- 24 北村二郎. 植物文化史: 栽培植物の起源、伝来、分類 続本草の植物[M]. 大阪: 保育社, 昭和六十二年(1987). 56.
- 25 陈俊愉. 一枝独先天下春——梅花[C]//张启翔. 花凝人生.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7. 3.
- 26 褚孟彦. 中国果树志·梅卷·前言、绪言[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9.
- 27 郭璞. 尔雅音图·释木第十四[M]. 北京: 北京中国书店, 1985.
- 28 刘歆. 西京杂记[M]. 卷上//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1937. 5.
- 29 谭峭. 化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849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234.
- 30 伊钦恒. 群芳谱诠释[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5. 82.
- 31 刘学箕. 方是闲居士小稿[M]. 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76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610.
- 32 胡道静. 梦溪笔谈校正[M]. 卷 23, 讥谑.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742.
- 33 陈寿. 三国志[M]. 卷 48.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15.
- 34 苏敬, 等. 新修本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32.
- 35 王世懋. 学圃杂疏·花疏[M]//生活与博物丛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19.
- 36 林正秋. 中国古代食品东传日本史述[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8, (5): 11~17.
- 37 乔玉山, 等. 日本果梅栽培和育种概况[J]. 中国果树, 2002, (3): 55~56.
- 38 陈景沂. 全芳备祖[M]. 后集.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2. 23.
- 39 范成大. 梅谱[M]//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1937. 1.
- 40 张謇. 艮岳记[M]//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1937. 2~3.
- 41 袁褰, 袁颐. 枫窗小牍[M]. 卷上//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1937. 7.

Approach upon History of Origin and Culture of Plum in China

LUO Guihua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Plum (*Armeniaca mume*) is an ancient fruit tree, which originated from Sha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in north China.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its wild species distributed in west China. From information of archaeology and record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t was cultivat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3000 years. Both its fruit and flower were lov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so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material as well as cultural life.

Key words plum, origin, cultivation history, Song Dynasty